

毕业式

B I Y E S H I

王甜◎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毕业式

王 甜◎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毕业式 / 王甜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3. 12

(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书系)

ISBN 978-7-5411-3809-6

I. ①毕…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
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
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9260 号

Biyeshi

毕业式

王甜 著

责任编辑 王 冉
责任校对 刘姣娇
责任印制 龙小龙
封面设计 张 妮
版式设计 张 妮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mm×21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809-6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序

阿来

我们说如今是文化繁荣的时代，通常是以生产的规模与数量而言。

这样的数量与规模，常常是由于定制性的生产。

我们甚至可以说，今天的文学已经进入了定制时代。

由出版商定制的长篇小说批量出版。电视剧脚本、网游脚本和卡通脚本大量生产。特别是属于非虚构的我们称之为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的文体，目前大多由企业团体和政府部门所定制。正是由于这种定制，造成了今天的文学特殊的繁荣景观。

在为这种繁荣景观倍感鼓舞的同时，我们心中也怀有一种隐忧。原因在于，各种各样的文学定制，是在大面积收获数十百年文学探索与原创所积累下来的那些成果：思想的，技巧的。因为各种文学定制需要尽量面向大众的写作，有了这样一个特定的前提，定制的写作从艺术角度而言，通常会成为降低难度的写作。不是创造新的方式，而是消耗已有积累的写作。在这种文学生产形态中，最原创，最具探索性的写作常常被忽视。

原创文学与定制生产之间的关系，犹如自然科学中基础理论

研究与应用技术的发明的关系。如果没有前者，后者的繁荣是难以想象的。如果要找一个更浅显的比喻，就譬如大自然，如果没有众多看起来无用的草木，也就无法生长出那些有用的植物：可以建造房屋的大树和富含营养的果实。所谓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醒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一切构成，不能只关注当下就能被充分利用，产生各种利益的部分，更要关注使那些“有用”的部分构成得以发展，得以呈现的基础条件。

文学的持续生产，也要仰赖于文学最基本部分的建设。这个建设是帮助新人涌现，是期待新人带来的新作品，带来新的感受力，产生出新的思想方法与表达的艺术。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四川省作协巴金文学院，取得四川省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和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书系”，着力发掘富于原创能力的新锐作家，资助出版他们在文学创新方面的文学成果。这种举措的唯一目的，就是为四川文学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做一些计之长远的人才培养与新的艺术经验积累方面的基础性工作。

【目录】

代代相传	/ 001
毕业式	/ 026
水英相亲	/ 055
芬芳如水	/ 088
声声慢	/ 103
杀死吴一林	/ 142
霍乱人事	/ 159
通 道	/ 192
下 连	/ 210
此去遥远	/ 263

代代相传

那面镜子落生在西墙上有多长时间了？谁也不知道。天晓得是哪一任连长一时心血来潮给弄来的，仿佛有一百年历史了，同《人民日报》一样开本大小的镜面擦得再干净也难掩浑浊之气，右下角还破相般地拉出一条蜿蜒的伤疤，显得面目可憎。据我估计，它得以长久存在的理由应该在于镜面左右两边——像春联一样对称写下的两列红漆大字：“猛虎精神”、“代代相传”。字数不多，却个个方正威严、不容取代。

不过，在发生那桩恐怖事件之前，我从来没有把它放在眼里，就像它也从来没给过我好脸色一样。

事后我翻了日历进行精确计算，那正是我出任侦察连连长的第117天。

117。个、十、百，三位数，是个漫长的数字，好像我已经当了一辈子连长。其实那个早上我的情绪和“一日生活制度”一样规范、正常，不比昨天好，也不比昨天差。夏季的白昼过早来临，轻薄的晨光已经透露着几分跃跃欲试的明媚，不合规范，有点挑逗的样子。但即使是在欢快而轻浮的空气里，我仍能感觉到一股暗流。每日每夜，它都在那里，既不喷薄奔涌，也不悄然退潮。它只是在那里，潜伏着，陪伴着，如影随形。

我开始站在镜子下的洗漱架前洗脸。并不是我想洗脸或者喜欢洗脸，而是按照规范的生活制度，到了这个时间就必须洗脸。哪怕没有闹钟与哨声提醒，掩藏在神经细胞里的生物钟都会咔嚓咔嚓，按着节拍指挥整个人体系统合理运作起来。咔嚓咔嚓，我朝脸盆倒了热水，兑上冷水；咔嚓咔嚓，我弯下腰，用手撩起温水扑打面部皮肤；咔嚓咔嚓，我照例摸了摸下巴上新冒出头的胡茬，它们不出所料争先恐后地扎着手指，于是我摸着下巴抬起头，懒懒地冲镜子里瞟了一眼——我敢肯定，那一眼让我的头发比胡茬坚硬，通通上指！

镜子里的脸不属于我！

也许我并不满意自己那张已经过时的宽皮大脸，我计较过脸上萍水相逢的青春痘和一次打架留下的微弱战绩，我曾经令人羞愧地梦想过生就一张直追某位韩国型男的白净面孔，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能接受那一刻的彻底颠覆。

我认出了那张脸。吴杰！是吴杰！他那锥子般的下巴顽固地钉在镜子里，眼睛却深邃地挖出两口井，咕咚、咕咚，一口一口吞着落到井里的东西。

直到通信员以抢险救灾的架势冲进门来，我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大喊了一声。所有听到喊声的官兵都会以为侦察连打破了保持多年的良好纪录，终于出了刑事案件。

吴杰可不是烈士或别的什么离世的人，他活得好好的，虽然他在镜子里的肃穆表情把自己打扮得像为国捐躯的英烈遗像。我对他也没有什么亏欠可言，事实上倒是他从前使了种种绊子对付过我。但我就是弄不清楚，镜子里为什么会是他——那张我压根儿不想成为的脸。

我敢肯定，老连长吴杰从看到我的第一眼开始就决定不喜欢

我。那个情景简直不堪回首——配着学员肩牌的我忐忑不安却又装得满不在乎地接受他挑剔的目测，以地方大学生特有的自尊抵抗着他威严的气势。他精密仪器般的眼睛落在我头上，那眼睛在说：“看看头发！再长两天可以中分了！”接着是我腮上未刮干净的胡茬，“看那毛根子！留着扎孙子的屁股蛋子哪！”然后是我未正确安置的一个领花、没揪到腰部正中的皮带扣，甚至我的皮鞋——有一块形迹可疑的泥巴印儿，从规整的花纹上看，是另外哪只鞋结结实实地踏上去给留下来的。在整个过程中只有眼睛在闹腾，他本人则沉默而冷峻，不带任何弹性与柔度，有一种科学化的观察效果。最后他只说了两个字。

“得削。”

说这话时，他满含讥讽地把脸转向一旁的指导员，后者会意地笑了。只说了两个字，还不是跟我说的。他觉得我还不够档次与他交流。因为我欠削。

削。基层带兵的动不动就这么说，自认为够酷，够尖酸，够俏皮。说得太多了，吴杰又把“削”做了进一步的发挥：“缺点形状。”

严格地说，按照吴杰的标准，欠削的人还多的是，我并不是特别值得削的一个，如果我在后来的日子里把自个儿往“形状”里拢一拢，我和他的关系应该不至于到那么糟糕的地步。但这话也只是说来容易。比如吴梅出现的那些日子——总是先隔着残旧的红砖院墙听到年轻女人扑落、扑落的笑声；然后让急切的眼神追到远远的岗哨亭，那里很快会显现一个细长的身影，有时是白色，有时是红色，有时是黑色；之后或白或红或黑的影子慢慢移近，能够看到她满月般白晳宁静的脸，一脸都漾着水样的笑，却稳稳当当的，一点不溢出来……风和日丽，晴空万里。对，她就像好天气，平白无故地美好着，充满透明的舒适感。

在她出现的那些日子，我没法让自己的心按作息制度跳动，没法有形状。

我的运气在于吴梅对我的看法虽然与她当兵十一年的哥哥相似，但表述出来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不像这儿的人。”她瞅着我说。

这句话可以从褒、贬两种含义去理解，我仔细研究她一览无余的眼神，却感觉她仅仅是作了一个客观判断而已。她不说我是“新来的”，只说“不像这儿的”，好像明明知道我属于这个连队，却又偏偏把我排除在外。当我又一次把疑问的眼光投向她自信的眼睛，她仰着头哈哈一笑说：

“这儿的人没有谁敢这么看我！”

晚上我去连长那里申请购买广告颜料，因为指导员把定期出黑板报的事儿交给我了。吴杰正坐在一张旧藤椅上看最新的《解放军报》，一脸国家大事的表情。我进来时他回头看了一下，确定是我，便又把眼光收到报纸上了，不再看我一眼。他对着《解放军报》懒懒询问这一期黑板报的主题构思和版式设计，我代表那张报纸一一详细作答了，一切平淡无奇。在我打过招呼要离开的那一刻，他忽然对报纸说：

“简单点，不要那么多花花草草！”

我一下子怔住了。这次我也没有回头，亦不作声，片刻之后大步流星地走了。

表面上他在说黑板报的图案，但我们都明白底下那层含义。

他在削我了。

我可以不生气的，可是走进学习室看见弓着背在那里做剪贴的赵奇奇就很生气。他这人生就一副挨打相，茄子脸上挂副眼镜，又是木板板的表情，可不就是挨打相？我走过去时协助他工作的

战士都知趣地叫了一声“连长”，可他倒好，仗着在做事，弓背虾腰的并不直身起来打招呼。我更有气了。

生气与生气是可以叠加的。就是说，赵奇奇这个不长眼色的家伙已经不是第一次把我触怒了。在这“依山傍水”换言之就是天高皇帝远的侦察连，触怒一连之长可不是一件聪明的事。他刚来不久我让他完成几项统计工作，是机关计生部门布置下来的，有大龄未婚干部与士官情况统计、已婚干部与士官计划生育情况统计、官兵家属基本情况统计……总之婆婆妈妈的，我怕文书弄不好，就交给了这位新来的大学生。赵奇奇接到任务时十分诧异，他抬头看了我一眼，丫的居然说了一句差点害我得肺气肿的话：

“我还没结过婚呢。”

那模样好像我要他组织全连观摩A片，清纯得不得了。我的胸腔立马胀得鼓鼓的，一声冷笑放出来：

“登记几张破表格就破处了？日他鬼，还大学生，中学的生理卫生课走神了吧？”

他红着脸解释什么自己不熟悉情况，我已经对他厌烦透顶，不再说话，皱了眉头挥挥手，像赶走一只蚊子一样打发他离开了。我实在不想告诉他，每次机关下发计生用品，都是那个十七岁的、有着年画娃娃般苹果脸的通信员去领取的，这孩子没心没肺的，给已婚干部送避孕套都跟送八一节的慰问品一样欢天喜地，在连队走廊上老远就朗声喊：“指导员！您的计生用品放桌上了！”

没心没肺才说明天真无邪，我真是撞鬼了遇到个矫情的家伙。

这会儿他正在按指导员的要求做一本理论学习剪贴本，也就是从旧报纸上剪下一些冠冕堂皇的理论文章，用胶水把它们贴在一个八开大小的自制本子上。我逼到他跟前了，把桌上那堆裁剪得七零八落的报纸碎片胡乱一扒拉，以蛮横的方式展示权威的存。他终于抬起了头，从他眼镜里透出的并不木讷的眼光可以感

觉到他此时的心理状态：疑惑的，焦虑的，像一只敏感的猫遇到了性格阴晴不定的主人，全身的毛都竖立着，判断主人下一个举动是抚摸还是踢打。有一瞬间我有了怜惜之意，好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但第二个瞬间我又快意无比，我的肉身跳到了某个对立人物身上——一定是吴杰。吴杰提升了，离开了，可是他阴魂不散。第二个瞬间征服了第一个瞬间，我获得了通往意志巅峰的绝对自由。

行使自由权力是那么轻而易举，我开始挑剔赵奇奇的剪贴成果，指出他的剪贴没有章法，既没有按时间顺序排列，也没有按主题内容归类。如果赵奇奇像所有当兵当得一身起痱子的老兵一样嘻嘻一笑，讨好地给我散支烟，调皮地自我检讨两句，自然事情就不是事情了；可这名军装还没穿出汗味儿的新排长脸色严肃起来——老子还没严肃你敢严肃？——之后他用一种实验室技术人员的科研术语顶撞我了。这家伙是从一所地方科技大学毕业的，学的是一门偏僻的物理学科，所以一开始他所引用的原理我没有听懂——肯定是故意的，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但最后我听明白了，他的大意是说，每件事要分很多环节，这些环节是由很多人来完成的，他只是做了最后一个环节，为什么要把整件事的后果推到他一个人身上呢？

“日他鬼！做个剪贴本能分多少个环节？”说这话时我居然没有拍桌子，一定是在气愤之中掺杂太多惊异了。没有哪个下属会用如此怪诞的语言为自己辩护。

我的话开辟了一条路，沿路而行，这个原本可以成为科学家的年轻排长向我展示了他科技头脑中最缜密的部分：做一个剪贴本是指导员的命令，那么做成什么样的剪贴本，指导员应该有一个构思、一个规划并将其告知实施者，但是，指导员什么都没说，只说“好了，找些像样点的文章贴上去吧”，这就说明他在指导思想

上是开放型的，放手甚至放任下属自由地完成工作。然后是报纸收集问题——从图书室找来的旧报纸很不齐全，但这能怪他赵奇奇吗？连队订的报纸又不归他管。在他剪贴过程中，有三次是通讯员受了委派，送来若干份指导员自己收藏的不同种类、不同时间、不同主题的零散剪报，他能把这些剪报按时间顺序或主题归类穿插到前面去吗？不能。

他说完后有一片刻我元神出窍，好像我肉身里那个吴杰跳了出来，落到这滔滔不绝的排长面前跺着脚大吼：我日！我日！我日！

愤怒到极点时，吴杰就是这个样子的。现在我也相信那一定是最具形式感的发泄渠道，但我没有失态。让吴杰失态去吧。出了学习室，走在楼梯过道上我听见安静得一片煞白的空气中，自己沉着地、小声地说了一句：

“得削。”

我能有今天——如果说当上侦察连连长也算一小小成绩的话——并不是吴杰削的结果，相反，他最早是想把我像一只接近边线的足球一样，一脚踢出侦察连的。我本以为，他产生这样疯狂的想法仅仅是因为我喜欢上了他漂亮而单纯的妹妹，直到我当上侦察连连长，才知道事情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事实上，他最嫉恨的不是我那潜在的“连长妹夫”的身份，而是我对F—13的极大兴趣。而我第一次听说F—13，消息透露者居然就是吴梅。那时我和吴梅已经背着吴杰有了一些无伤大雅的眉目传情和若有若无的心电感应，在我看来已经到了正式挑明并确定关系的地步了。挑明前的试探方式有些笨拙，或者轻佻——我给她发了一条没话找话、无比正经的短信，说完正题后假装无意地、亲昵地叫了她一声：宝贝。

发完短信后我站在原地没有动，紧张地等待着。她的回复比我想象的干脆：

“我可不是F—13！”

那一秒钟我彻底傻了，认定自己成了时代的落伍者，因为我居然看不懂一个大专毕业、比自己小两岁的幼儿教师的短信。F—13是什么意思？英文缩写？网络用语？

三个小时以后，篮球场旁边一个观望比赛、无所事事的两年兵解答了我的疑问。在回答问题之前，他用足有篮球大的眼睛瞪着我，以确保我不是在捉弄他：

“二排长，你真的不知道我们连里代代相传的宝贝？”

F—13是一台处于保密的研制阶段的高科技侦察仪器，由地方上一家信誉度极高的科研所与部队联合攻关，一旦有了“重大突破”（报纸上都这么写），势必将成为我军侦察部队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这台独一无二、价值不菲的仪器居然被确定放在我们侦察连，由侦察连负责日常保管、维护、在演习中试用并收集数据。和其他列入正式装备的侦察仪器不同，它由连长直接负责。所有人都知道侦察连有一台宝贝，只等研究所的“重大突破”一到，它就会像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一样引起轰动，全世界的间谍们都会挖空心思搜集情报，想知道在中国哪个偏僻的侦察连居然拥有了一台举世无双的最新型的战场侦察仪器……

最后一句话由于带上了那个两年兵不负责任的想象而显得格外夸张，但是他口吻中的热切企盼与欢欣鼓舞仍然打动了我。这宝贝多么像一个神秘的女人，一个人人都知道的、又不敢公开谈论的女人。我开始为自己被隐瞒情报而生气，再是新来的排长，也不至于让我连个两年兵都不如吧？保密到这种程度恐怕并不是出于对F—13的保护，简直是对我的排挤与蔑视！

这台仪器，与其说激发了我无聊的好奇心不如说是刺伤了我

脆弱的自尊心。吴杰不信任我，他的眼光把我从其他人里面挑出来，随时准备把我扔出去。

回想起来，到连里大半年了，我从来没在哪次军事训练、装备保养或野外拉练中见到过它，不但是我，很多士官都没有见到过。听说因为它太贵重，被每一任连长严密管控，如果有高规格的装备展示或大型军事演习需要它参加，必定会派上一个班的人专门看管。侦察连的连长们，把这宝贝像皇帝的玉玺一样代代相传。在闲言碎语中我注意到“代代相传”这个词已经不止一次被使用，忽然联想到它所暗示的时间概念：F—13的实验阶段已经有多长时间了？连里最老的士官抽着我递过去的一支杂牌烟，吐出烟圈后，眨巴着眼睛合计：

“总有十年了吧？或者十一年？”

日他鬼。

光听这年头，你就知道众人所期盼的研制成功的时间遥遥无期了。虽然很多科研项目都是多年辛勤劳动才取得成果，但一个连长只能当个两三年、三五年，想让它在自己这任上取得“重大突破”只能是碰碰运气，守株待兔。我在心里嘲笑像藏私房一样藏着F—13的吴杰，给吴梅发了一条短信：

“你不是F—13，因为你不会被代代相传，你只属于某一个人——比如我。”

原以为我对F—13的打探就此为止，所有资料搜集都是为了成就一条打动人心的求爱短信，但没有想到吴梅予我的回应竟具前所未有的挑战性：

“对于我哥来说，我就是F—13。你要是能从他手里得到F—13，就能得到我。”

指导员坏笑坏笑的，只象征性地敲了一下门就进我房间了。

一看他这表情我就知道他又要自以为是了，他总以为自己很了解我，以为要把我当铁哥们儿就得做点俏皮的事。他像上次一样把手插在裤兜里，兜上鼓出一个长方体的形状。要货不要货不？他故作神秘地靠近我，表演卖盗版碟或走私货的街边小贩，见我无动于衷，便把手抽出来，啪地往我面前扔出一盒避孕套：“又匀给你一盒哈！未婚享受已婚待遇哈！”

他看不出我的尴尬，因为我得把尴尬掩饰起来。我和吴梅之间不像他理解的那样，至少在我心里已经有了深深的怀疑与顾虑，是无法言说的那种。但我不能破坏他的兴致，所以我收起那盒避孕套，淡淡笑道：“看你做的什么思想工作？教唆、引诱、知法犯法，哪天我出事了你可少不了给我担着点。”

如果他打着哈哈就这样离开就好了，偏偏他自以为在助人为乐之后还需要加强印象，便接着话风说，哪会轮上我分担坏事呢，只怕有好事舍不得让兄弟我沾点光了！他笑咪咪的，完全把这当作免费的恭维，一板一眼地说：

“咱连代代相传的两件宝贝，哪个连长没落下？就你，不但得了两样，还多出一样！”

太俏皮了，我只有跟着他一起呵呵笑起来，为他制造出来的谐趣气氛捧场。多出的一样，自然是指吴梅了。我忽然心里虚空得厉害，像有无数只无力的手在抓扯，那一刻我有一种奇怪的念头——我要离婚！虽然我们还没有结婚。可在别人看来，我和她差不多算是结了，或是迟早要结的！为什么？因为我继承了两件宝贝，她么，她是随赠品！哪有接受了正礼不收随赠品的道理！

说到两件宝贝，除了神秘的F—13，还有另一个，更有含金量的，它很虚，却又比什么都实际；它也不可以放到桌面上来讲，却在长期的实践中被人总结出来。侦察连的连长，和别的连长绝对不一样，这个貌似平常的职务隐含了一条金科玉律：你会平步

青云的。

没有哪个连队的历任连长会像侦察连连长们那样铁。在这个位置上待过的人，就像进入了某种轨道、某个链条，啪的一声，牢不可破，坚固无比。每一个侦察连连长在提升之后都会对继任者照顾有加，这种照顾是相当富有实际内容的，特别是职务擢升方面。这一现象看似奇怪，其实也很好理解，现任团长就是十年前的侦察连连长，他对这个连队的深厚感情终于化作对每一任连长人选的严格考核与委以重任后的充分信任。

全团副连以下的干部都觊觎着侦察连连长的位置，当我坐上这个宝座时，能听到四周一片唏嘘感叹，无数不明真相的眼睛失落而嫉妒地发红。更何况我除了F—13和未来仕途的潜在许诺，还顺手捞了个漂亮媳妇。

晚上睡觉前我又盯着镜子里那张吴杰的脸，我紧闭嘴唇他也紧闭嘴唇，我瞪大眼睛他也瞪大眼睛。

我问：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他问：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我想我误会了吴梅的那条短信。

“你要是能从他手里得到F—13，就能得到我。”现在看来，她其实是暗示我要争取吴杰的信任，甚至更极端地说，暗示我要立志做下一任连长。但我在被爱情之潮冲昏头脑的当时，以为小姑娘是拿这仪器跟我打赌——并且是希望我赢的。

恋爱的时候，千万别参赌，因为它的赌注太大、太有诱惑力，一旦陷入便难以翻身。当我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已经无法回头了。在我看来F—13不就是一个仪器么，搞定一台仪器总比搞定一个人要容易。

当然我不是三岁智商的傻瓜，要“得到”F—13并不是像那些